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ULES VERNE

凡尔纳
科幻小说精选(上)
海底两万里

(法)儒勒·凡尔纳 著 蒋云龙 蒋云兴 译



FANERNA KEHUAN XIAOSHUO
JINGXUAN

凡尔纳
科幻小说精选(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尔纳科幻小说精选 / (法)凡尔纳(Verne,J.)著;
蒋云龙,蒋云兴译.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219-07264-6

I. ①凡… II. ①凡… ②蒋… ③蒋… III. ①科学
幻想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29774 号

监 制 彭庆国

责任编辑 杨 冰 郑 浩 马妮璐 梁凤华

吴长杰 曾蔚茹 王晓雪 林 芸

责任校对 周月华 林晓明 唐柳娜 周娜娜
钟丽丽

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41.5

字 数 14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7264-6/I · 1346

定 价 58.00 元 (上、中、下)

目 录

上 部

| | | |
|------|-----------|-------|
| 第一章 | 会移动的礁石 | (2) |
| 第二章 | 争论 | (7) |
| 第三章 | 决定 | (12) |
| 第四章 | 尼德·兰 | (17) |
| 第五章 | 寻觅 | (22) |
| 第六章 | 全速前进 | (27) |
| 第七章 | 种类不明的鲸鱼 | (34) |
| 第八章 | 动中之动 | (40) |
| 第九章 | 愤怒的尼德·兰 | (46) |
| 第十章 | 海中人 | (51) |
| 第十一章 | “鹦鹉螺号” | (58) |
| 第十二章 | 一切全靠电 | (64) |
| 第十三章 | 几组数字 | (69) |
| 第十四章 | 黑水流 | (74) |
| 第十五章 | 一封邀请函 | (83) |
| 第十六章 | 漫步海洋森林 | (90) |
| 第十七章 | 海底森林 | (95) |
| 第十八章 | 太平洋下4000米 | (100) |
| 第十九章 | 瓦尼科罗群岛 | (106) |
| 第二十章 | 托雷斯海峡 | (114) |

| | | | |
|-------|---------|-------|-------|
| 第二十一章 | 陆地上的几天 | | (121) |
| 第二十二章 | 尼摩船长的雷电 | | (130) |
| 第二十三章 | 强迫睡眠 | | (139) |
| 第二十四章 | 珊瑚王国 | | (146) |

下 部

| | | | |
|-------|---------------------------|-------|-------|
| 第一章 | 印度洋 | | (154) |
| 第二章 | 尼摩船长的新主张 | | (161) |
| 第三章 | 一颗价值千万法郎的珍珠 | | (169) |
| 第四章 | 红海 | | (177) |
| 第五章 | 阿拉伯海底隧道 | | (186) |
| 第六章 | 希腊群岛 | | (193) |
| 第七章 | 地中海里 48 小时 | | (202) |
| 第八章 | 维哥港 | | (209) |
| 第九章 | 沉没的大陆 | | (217) |
| 第十章 | 海底煤矿 | | (225) |
| 第十一章 | 马尾藻海 | | (234) |
| 第十二章 | 抹香鲸和长须鲸 | | (241) |
| 第十三章 | 大浮冰群 | | (250) |
| 第十四章 | 南极 | | (260) |
| 第十五章 | 意外还是事故？ | | (270) |
| 第十六章 | 缺氧 | | (277) |
| 第十七章 | 从合恩角到亚马孙河口 | | (285) |
| 第十八章 | 章鱼 | | (293) |
| 第十九章 | 海湾暖流 | | (302) |
| 第二十章 | 北纬 47 度 24 分、西经 17 度 28 分 | | (311) |
| 第二十一章 | 大屠杀 | | (317) |
| 第二十二章 | 尼摩船长最后说的话 | | (325) |
| 第二十三章 | 结局 | | (331) |

上 部

第一章 会移动的礁石

1866年，发生了一起用常理无法解释的事件。这起离奇事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人至今仍然无法忘怀。那年，各种传闻满天飞，把沿海居民弄得人心惶惶，内陆居民也是坐立不安，但船员们却显得非常激动。在欧洲和美洲，不论是商人、船主、船长、船员，还是各国的海军军官、各国政府，都密切关注着这起事件。

其实，这起事件是这样的：那年，有好多艘船都在海上碰到一个“庞然大物”，这个怪物长长的，呈梭状，会时不时泛出磷光，体积比鲸鱼大很多，速度也比鲸鱼快很多。

与此怪物相关的记载出现在各种航海日志中，这些记载的内容都大同小异，如它的形状、它惊人的速度、它行进时显示出的超强动力，以及它那天赋般的生命力。这可能是某种鲸类动物，但是，它的体积远远超过了目前为止生物学家研究过的所有鲸类动物。居维叶、拉塞佩德、迪梅里和德·卡特法日先生等表示，除非他们见到过它，就是说除非这些专家亲眼看见，否则他们是不会承认这种巨型怪物的存在的。

比较了多次观察的结果后，一些人估计这个怪物有200英尺长，而另一些人估计怪物有1英里宽3英里长。暂且撇开这些或保守或夸张的估计，综合来说，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怪物是真实存在的话，那么它的体积已经远远超过了迄今为止鱼类学家研究过的所有鲸类动物。

事实证明，这个怪物是真实存在的，再加上好奇是人类的本能，所以，怪物的出现会在整个世界造成轰动也就不难理解了。如果还有人把这回事斥为无稽之谈，那么这些人就是完全错误的。

更为有力的证明是，1866年7月20日，加尔各答—布纳希汽轮航运公司的“希金森总督号”船，在距离澳大利亚东海岸5海里处，遇到了这个巨型怪物。刚开始，船长巴克还以为是一块巨大的礁石，他打算

测定礁石的准确方位。这时，两股水柱突然从这块礁石中喷射出来，呼啸着往上蹿了足足 150 英尺。照这种情形，要么是这块礁石上有一个间歇热喷泉，要么是“希金森总督号”碰到的是一种未知的海洋哺乳动物，它能从鼻孔里喷出混合空气和水汽的水柱。

1866 年 7 月 23 日，西印度—太平洋汽轮航运公司的“克利斯托巴尔·科隆号”在太平洋上行驶时，也遇到了同样的事。由此推断，这个奇特的怪物能够快速且敏捷地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因为在“希金森总督号”碰见这个怪物仅仅 3 天后，“克利斯托巴尔·科隆号”就在另一个海域碰见了它，而这两个海域相距 700 海里。

大约两周后，在距“克利斯托巴尔·科隆号”遇到那个怪物的海域的 2000 海里处，当国立轮船公司的“爱尔维号”和皇家邮船公司的“香农号”在美国和欧洲间的大西洋上迎面相遇时，这两艘船上的船员分别在格林尼治子午线北纬 42 度 15 分、西经 60 度 35 分的地方同时观测到了这个怪物。

从观测结果来看，“香农号”和“爱尔维号”加起来一共长 100 米，都没有这个怪物长。即使是最长的鲸鱼，比如经常在阿留申群岛的久兰马克岛和安格里克岛附近海面出没的鲸鱼，也没有一条能达到甚至超过 56 米。因此，可以推测这个怪物至少有 350 多英尺长。

随后，类似的消息不断传来：“佩雷雷号”横渡大西洋时观测到了这个怪物，英曼轮船公司的“埃特娜号”和这个怪物相撞过一次，法国的大型驱逐舰“诺曼底号”上的军官们留下了关于这个怪物的笔录，分遣舰队舰长弗兹·詹姆斯手下的高级参谋在“诺德莱德号”上进行了极为准确的方位测定……当年，这一切确实让公众震惊。在风气较为开放的国家里，大家都把这件事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而英国、美国、德国等严肃、务实的国家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们非常关注此事。

在世界各大中心城市，这个怪物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人们在咖啡馆里谈论它，在报刊上讥讽它，还把此事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这也给了报纸绝好的素材，各种奇闻逸事纷纷出炉。那些发行量不大的报刊上填满了各种关于巨型奇异动物的报道，比如北极海中可怕的白鲸莫比·狄克（美国诗人、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的作品《莫比·狄克》中那条可怕的白鲸），体形庞大的北海巨妖克拉肯（它可以将 500 吨重的大船用触须拖下海底）。有的人甚至翻阅历史文献，找出亚里士多德和普利尼的观点，证明他们都承认这类怪物的存在，还提到蓬托皮丹主教的挪威童话、保罗·赫格德的记录和哈里格森那些言之凿凿的报告。哈里格森在报告中写，他于 1857 年在“卡斯迪恩号”上见过一条大蛇。而这

类体形巨大的蛇以前只在北极探险船“立宪号”途经的海面上出现过。

当时，这个怪物的出现让许多人处于亢奋状态。轻信派与怀疑派在学术界、科学报刊上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崇尚学者和信奉神灵者打起了笔战，这些人在场有纪念价值的论战中耗费了大量笔墨，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因为最终对怪物的争论转变成对对手的人身攻击。

在这场长达 6 个月的争论中，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互不相让。各个小报都刊登大量文章，不仅反驳巴西地理学院、柏林皇家科学院、不列颠学术联合会、华盛顿史密斯协会关于怪物的那些论文，同时也回击《印度群岛报》、摩亚诺神父的《宇宙》杂志、彼得曼的《消息报》上的报道，以及法国等各大报的科学专栏上登载的传闻。那些文笔出众的撰稿人特意引用怀疑派曾引用过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的一句话——“大自然不制造蠢东西”。他们的用意是恳求人们不要违背自然规律，不要相信北海巨妖克拉肯、大海蛇、白鲸莫比·狄克和头脑不清醒的船员的无聊言论。最后，某份一贯言辞犀利的小报的一位最受读者欢迎的编辑，草草写了一篇文章，像希腊神话英雄希波吕托斯那样给了这怪物致命一击，在大家的笑声中结束了这场争论。智慧最终战胜了科学。

在 1867 年开始的几个月里，怪物的问题似乎已经被遗忘了，也许不会再有人提起了。可就在此时，新情况又出现了。这已不再是一个等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而演变成一个让人害怕的、必须设法躲避的现实危险。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怪物变成了小岛、岩石、巨大的礁石，而且是会移动的、行踪难测的、速度很快的礁石。

1867 年 3 月 5 日夜间，蒙特利尔海运公司的“莫拉维亚号”行驶至北纬 27 度 30 分、西经 72 度 15 分时，船尾撞上了一块礁石，但在所有航海图上都没有标示这一带海域有这样一块礁石。借着风力和自身 400 匹马力的推动，“莫拉维亚号”当时的船速达到了每小时 13 节（节：航速单位，等于 1 海里/小时，即 0.5144 米/秒），要不是这艘船特别坚固，被撞之后一定会和船上从加拿大登船的 237 名乘客一起沉入海底。

相撞事故大约发生在清晨 5 点钟，天快亮了。出事后，值班的船员们立即朝船尾跑去。他们认真地观察海面，只看到在距离船 3 链（链：舰炮对海射击时射程的计量单位，约 182.87 米）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旋涡，海面似乎受到过猛烈的冲击一样。出事地点被船员们准确无误地记录了下来，“莫拉维亚号”没有明显的损伤，继续前行。它究竟是撞上了礁石，还是撞上了失事船只的残骸？当时是无法确定的。直到“莫拉维亚号”结束航程，维修人员检查船底的时候，才发现它的部分龙骨

已经受损。

这虽然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故，但如果不是 3 个星期后，在相似的情况下发生了相同的事故，这起事故恐怕会和其他类似事故一样被人忘掉。而后来发生的那起撞船事故之所以能引起极大的轰动，是因为受损船只的国籍及其所属公司的声望。

丘纳德是众所周知的英国船业大亨。早在 1840 年，这位精明的英国企业家就用 3 艘 400 匹马力、1162 吨位的明轮木船，开辟了利物浦与哈利法克斯之间的邮路。8 年后，丘纳德公司配备了 4 艘 650 匹马力、1820 吨位的船，再过两年又增加了两艘马力和吨位都更加大的船。1853 年，再次获取快寄邮件特许权的丘纳德公司又陆续添加了“阿拉伯号”、“波斯号”、“支那号”、“斯戈蒂亚号”、“爪哇号”、“俄罗斯号”等航速一流的船，而且是继“大东方号”之后在海上航行的最大的船只。这样一来，到 1867 年，这家公司拥有 12 艘船，其中 8 艘轮式的，4 艘螺旋桨式的。

我向读者简单地介绍这些情况，是为了让读者了解这家以卓越管理闻名的海运公司的重要性。这家海运公司的运营方式比其他任何一家海运公司都灵活。26 年来，丘纳德公司的船只 2000 次横渡大西洋，从来没有取消过一次航行，没有发生过一次延误，没有丢失过一封信件，没有损失过一个人或一艘船。尽管法国的公司一直在和它竞争，但乘客还是偏爱搭乘丘纳德公司的船，这反映在近年来官方的统计资料上。所以，丘纳德公司的豪华客轮之一出了事故，会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也就不奇怪了。

1867 年 4 月 13 日，海上风平浪静，非常适合航行。当时，“斯戈蒂亚号”正在西经 15 度 12 分、北纬 45 度 37 分的海面上行驶。在 1000 匹马力的推动下，它的时速为 13.43 节，机轮运转也十分正常。船的吃水深度为 6.7 米，排水量为 6624 立方米。

下午 4 时 17 分，乘客们正在大厅里用餐。有什么东西撞上了“斯戈蒂亚号”，“斯戈蒂亚号”的船尾左侧的机轮位置受到了一次轻微的撞击。更准确地说，它的船尾是被一种锋利的钻孔器械穿透了。这次碰撞感觉上非常轻微，如果不是货舱监装员跑到甲板上大喊：“船要沉了！船要沉了！”恐怕谁也不会因为这次碰撞而不安。

听到这个消息，乘客们惊慌失措，但安德森船长很快便让他们镇定了下来。其实，险情也并不是那么严重。再说，“斯戈蒂亚号”的 7 间船舱都是由水密舱壁分隔开来的，它应能顶得住几个漏水洞。

安德森船长立刻跑到底舱，发现海水已经浸入第 5 间船舱，而且浸

入速度非常快，这说明漏水洞很大。但庆幸的是，蒸汽锅炉不在这间船舱里，不然炉火就会熄灭。

安德森船长命令即刻停船，并叫一个水手潜水查看船体受损状况。没过多久，便查明轮船船体吃水线以下有一个大约2米宽的大洞，这样的漏洞是无法堵住的。“斯戈蒂亚号”不得不在机轮被淹的状态下继续行驶。当时，它离克利尔海岬还有300海里，延误了3天才驶进公司的码头。这次延误让利物浦的居民都非常着急。

工程师们对“斯戈蒂亚号”进行了检查。他们都难以置信地发现，船体吃水线下2.5米的地方有一个等边三角形缺口，钢板上的切口非常整齐，就连钻孔钳也不能钻得如此精确。扎穿船体的器械肯定不是用一般的技术制造的，因为这个器械向前冲撞，戳穿了4厘米厚的铁皮之后，还能做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倒退动作。

这次事故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它又使公众的情绪亢奋起来。这之后，那些原因不明的海难事故全都被归咎到了这个怪物头上，遭遇不幸的船只的数目非常惊人。根据相关统计年鉴记载，在每年受损的3000艘船中，因下落不明而被判定为失踪的汽轮或帆船的数量不少于200艘。

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个怪物当成了让船只出事的罪魁祸首，它让各大洲之间的海上航行变得越来越危险。人们纷纷明确表态，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把这个令人生畏的怪物除掉。

第二章 争论

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刚刚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贫困地区回来，我在那里参加了一次科学考察。受法国政府委派，身为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客座教授的我，参加了这次考察。我在内布拉斯加州度过了6个月，然后带着一些在当地收集的珍贵物品，大概在3月底到达纽约。回国的日期定在6月上旬，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对那些收集来的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进行分类整理。“斯戈蒂亚号”刚好就是在这段时间出的事。

我当然知道时下那个热门话题，怎么会不知道呢？欧美各类报刊上铺天盖地的报道我都看了，但我对这件事的认识却还停留在表面。这件事是个谜团，让我困惑。我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之间徘徊，不知道应该支持哪一方。海里面肯定有某种奇怪的东西，这一点不能否认，如果有人怀疑，就请去摸摸“斯戈蒂亚号”上的那个缺口吧。

我到纽约的时候，讨论这个话题的人非常多。某些没什么学识的人提出的如浮动的小岛、会移动的礁石之类的假设，已经被否定。被否定的原因非常简单：除非礁石里有一台机器，不然它怎么可能快速移动呢？

还有人说那是一个浮动的船体，是遇难船只的巨大残骸，这种看法也站不住脚，原因仍然是移动速度太快。

那么，这件事就只剩下两种假设，人们也由此分成两个派别：一派认为，这是一种力大无穷的怪物；另一派认为，它是一艘大功率的“潜水艇”。

后一种假设尽管合理，但相关人员在两大洲进行了调查，在调查结果面前，这个假设便不攻自破了。因为一个普通人拥有这样的机械，在当时是不太可能的。再说，他是在何时何地制造出这种机械的？又是如

何掩人耳目的？

只有政府才可能拥有这样的破坏性机械，在人类绞尽脑汁增强武器杀伤力的可悲时代，一个国家的确可能会瞒着其他国家制造可怕的武器。机枪之后是水雷，水雷之后是水下撞锤，接下来又会有各种各样的对抗性武器。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但这个战争武器的假设，在各国政府的声明面前又无法成立了。因为这件事与人类的共同利益有关，而且威胁到海上交通，所以，各国政府的诚恳态度自然不容置疑。何况，制造这么大的潜艇又怎么能够瞒得过大众呢？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想要保守秘密都很困难，对于一个时刻被敌对势力密切监视的国家来说，就更不可能了。

因此，从在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和土耳其等国家做的调查来看，潜水艇的假设也理所当然地被推翻。

尽管当时有很多小报对这个怪物冷嘲热讽，不断挖苦，可它还是在海上出没。这样一来，人们发挥想象力，很快便传出了和奇怪鱼类有关的荒诞的说法。

我刚到纽约，就有好几个人来拜访我，特意询问我对这件怪事情的看法。我曾在法国出版过一本名为《海底的秘密》的书，8开本，上下两卷。这本书受到学术界的推崇，我也由此成了博物学领域的专家。来询问我意见的人想知我能否对这件事的真实性持否定态度，而我总是不明确表态。可没过多久，我出于无奈，只能明确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巴黎自然史博物馆教授，尊敬的皮埃尔·阿罗纳克斯先生接受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采访，已经把对这件事的看法说出来了。

我之所以站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是因为我不能再沉默了。我从政治和学术的角度出发，讨论了这件事的方方面面。下面是我在4月30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摘录。

在认真研究各种假设和所有不可能成立的猜想之后，我们必须得承认，确实有一种力量大得惊人的海洋生物存在。

我们对深海一无所知，探测器也无法深入。海洋最底层究竟是什么样的呢？12000米或15000米的海面下有什么生物，或者说有什么生物能在那里生存呢？这些生物的身体构造又是怎样的呢？这一切都是未知的。

但是，眼前的问题迫使我们用二维推理的方法来寻求答案。

地球上生活着各种各样的生物，人类不可能认识所有的生物。如果存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的物种，而大自然又仍对我们保守着某些关于鱼类学的秘密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未被认知的鱼类或鲸类，特

殊的身体构造使它们能生活在探测器无法到达的海底。也许是出于某种原因，它们一时心血来潮会偶尔浮出水面。

相反，倘若人类已经认识了所有生物，那么就必须从已分类的海洋生物中找出我们讨论的这种生物。如果是这种情况，我比较倾向于存在一种巨大的独角鲸的观点。

一般的独角鲸也叫海麒麟，身长 60 英尺。若将这一长度增加 5 倍，甚至 10 倍，再给这条独角鲸以与它的身材成比例的力量，同时增强它的进攻型武器的性能，这就成了我们正在讨论的怪物了。它具有“香农号”的船员们测定的长度，同时也有能戳穿“斯戈蒂亚号”的触角以及毁坏轮船船体的力量。

事实上，一些博物学家认为这条独角鲸拥有一柄骨质利剑或一把骨质的戟，也就是说它有一颗钢铁般坚硬的长牙。有人在鲸鱼身上发现过类似的牙齿，这说明独角鲸能用牙齿向其他鲸鱼发动进攻。还有人费尽力气地从船底拔出过类似的牙齿，这些牙齿戳穿船底就和用铁锥穿透木桶一样容易。巴黎医学院陈列馆就收藏了一颗长 2.25 米、底部直径 0.48 米的牙齿。

假设这种类似牙齿的武器的威力再扩大 10 倍，那怪物的力量也相应地增加 10 倍，并用每小时 20 海里的速度在海里游动，那么，用速度乘以力量，正是导致海难发生所需的撞击力。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赞同这怪物是巨型独角鲸的观点。这条独角鲸拥有的武器不是骨质的戟，而是一个真正的角，就像装甲护卫舰或战舰上的金属角一样，既坚硬又有巨大的冲击力。

这样一来，那些难以解释的奇怪现象就可以解释清楚了。不过，就算有人声称看到、听到或感觉到那些奇怪的现象，也可能只是人们的想象而已。

文章的最后几句话说明我的态度其实还是不明确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想维护我作为教授的尊严，不想给美国人留下话柄。美国人嘲笑别人可是很厉害的，我要留一条后路。事实上，我认为这个怪物的确存在。

我的文章引起极大的反响，激起各界的热烈讨论。许多读者赞同我的观点，因为我的文章给了他们广阔的想象空间。人们总是对那些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有浓厚的兴趣，辽阔的海洋正是人们发挥想象力的绝佳载体，因为海洋是那些巨型生物生存繁衍的好地方。与海洋里的巨型生物相比，陆地上的大象和犀牛等动物都太渺小了。在一望无际的海洋里生活着人类目前所知的最大的哺乳类动物，那么，也可能生活着体形庞

大的軟體动物和令人害怕的甲壳动物，比如 100 米长的巨大龙虾或 200 吨重的巨大螃蟹。为什么不可能呢？以前，各种生物，如四足动物、四手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等，都是造物主用巨型模具制造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模具慢慢地变小了。地壳总是在不断地运动，而海洋却没什么变化，以前的那些巨型生物为什么就不可能生存在海洋深处呢？那些巨型动物的最后变种（对它们来说，一年等于人间的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等于人间的 1000 年）为什么就不可能隐藏在海洋深处呢？

我沉浸在各种幻想中，现在是时候停止幻想了。在我看来，这种幻想已经被时间变成了令人害怕的现实。我再次强调，当时人们已经确定海里存在着一种神奇的动物，这种动物和传说中的大海蛇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有的人只是把此事当成一个有待解决的纯科学问题，有的人则比较实际，尤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主张除掉这个可怕的怪物，以保障海上交通的安全。而工商界的各大报纸都赞同上面的第二种看法。《海运业商情杂志》、《邮船杂志》、《海洋殖民杂志》和那些为保险公司（这些公司声称要提高保险费率）做宣传的各类报纸，在这一点上持相同观点。

舆论界表明态度以后，美国马上率先发表声明：纽约方面已经准备组织一支队伍去除掉独角鲸。“亚伯拉罕·林肯号”大型高速驱逐舰已经开始紧张地准备，以便能尽早出海。各家兵工厂纷纷为该舰的法拉格特舰长积极提供种种便利。

事情往往不会按照预想的轨道发展，正当人们决定除掉这条独角鲸的时候，它居然销声匿迹了。2 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与它有关的消息。它好像知道大家要算计它，因为人们不停地谈论关于它的话题，与它有关的电报甚至还会通过大西洋海底电缆传送。一些人开玩笑地说，这个精明的家伙可能中途截获了电报，所以已经做了防备。

这样一来，“亚伯拉罕·林肯号”虽然装备完毕，却不知应该驶向何处。人们变得越来越急躁。直到 6 月初才传来消息说，从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驶往上海的某艘轮船，3 周前在太平洋北部的海面上遇见了这个怪物。

此消息就像炸弹一样在人群中被引爆。大家一致要求法拉格特舰长立刻出发，一天也不能耽误。船上装满了食物，煤舱堆满了煤。全体船员都已整装待发，只等生火，加热，起锚！刻不容缓，半天也不能耽搁！法拉格特舰长也希望能马上出发。

距离“亚伯拉罕·林肯号”驶离布鲁克林码头还有 3 个小时的时

候，我收到一封信，内容如下：

纽约第五大道旅馆，巴黎自然博物馆教授阿罗纳克斯先生敬启
先生：

您如果愿意加盟“亚伯拉罕·林肯号”的这次行动，合众国政府将很荣幸地看到由您代表法国参与这项事业。法拉格特舰长已为您准备了一个客舱。

此致
敬礼

海军部书记官 J. B. 霍布森敬上

第三章 决定

在收到霍布森的信之前，我去追逐那条独角鲸的念头还没有穿越美国西北部的念头那么强烈。读完这位尊敬的海军部书记官的信，我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这一生的唯一目标，就是要抓住这个制造麻烦的怪物，让它从世界上消失。

但是，我刚经历了一次辛苦的旅行，十分疲惫，需要休息。我原本只想早日回到祖国，回到朋友的身边，回到我那植物园里的小屋，看看我那些珍藏。然而，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我忘却了疲劳、朋友、珍藏，把一切都抛诸脑后，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

我也想过，条条大路通欧洲，独角鲸也许能把我带到法国的海岸去呢。这个嚣张的怪物可能会在欧洲海域里被我们抓住。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为我提供了便利，我可以为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带回这个怪物的不短于半米的牙齿。

不过，目前我必须先到北太平洋去寻找这条独角鲸，这与法国的方向恰恰相反。

我不耐烦地喊：“康塞尔！”

康塞尔是我的仆人。他是一个很忠实的小伙子，我每次去旅行，他都陪伴左右。康塞尔是一个正直的佛拉芒人。我很喜欢他，他对我也很好。他沉稳冷静，循规蹈矩，待人热情，处变不惊。他双手灵巧，会做很多事情。虽然他叫康塞尔（根据法文“Conseil”一词音译而成，含有建议、主意、劝告等意思），但是别人不问，他不会主动出主意，提建议。

因为经常和我们这个圈子里的学者接触，康塞尔渐渐掌握了一些知识。他简直可算是一个专家了。他对博物学的分类相当熟悉，他就像杂技演员般灵巧，能将门、类、纲、亚纲、目、科、属、亚属、种、变种